



大气,大爱,大先生

——怀念潘际銮老校长

□ 周创兵

2022年4月19日上午,南昌大学的名誉校长潘际銮院士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全校师生至为悲恸。

犹记得去年5月2日,南昌大学举办100周年发展大会,潘老亲临学校出席活动。当时虽已94岁高龄,但老校长精神矍铄,步履轻盈,思维敏捷,与四海归来的校友畅谈学校的发展历史……不曾想,一年不到,老校长便驾鹤西去,噩耗来得太过突然,内心无法接受。

深夜静思,与老校长交往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。我清楚地记得,和老校长的第一次见面,是在2013年夏我来校工作的第五天,我专程赶赴北京潘老家中拜访,向他请教办学治校经验。此后的九年间,我几乎每年都向老校长汇报交流,每次都如沐春风,受益匪浅。虽然2002年后潘老回到清华园专心科研,但作为学校的名誉校长,他仍然关心关注学校发展,不图名利,不辞辛劳,在北京、南昌之间来回奔波,出席参加学校各项重大活动,令人感佩。2015年9月,学校为探索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精英人才培养模式,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,决定成立以老校长名字命名的“际銮书院”。老校长不仅表示赞许,还亲自赴南昌为书院揭牌并致辞。今天,际銮书院已经成为南昌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创新的实验基地。2016年12月,正值老校长90岁,学校为发挥老校长的影响力和感召力,整合社会资源,拓展办学资金渠道,决定成立潘际銮教育基金会,老校长鼎力支持,不仅赶回学校出席了基金会成立仪式,而且为基金会题词并发表讲话……

这一件件一幕幕,感人至深;老校长的教诲,言犹在耳。从老校长身上我看到了一个“大气,大爱,大先生”的伟岸形象,从老校长身上我读到了“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、大公无私的家国情怀、行为世范的高尚品格”。这是南昌大学的宝贵财富,也是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宝贵财富。



创造了多项“第一”,并因此成为第一位“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”的获得者,为推动先进焊接技术装备在国家重大工程中的应用,引领国际焊接工程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大爱

——大公无私的家国情怀

潘老出生和成长于战火纷飞的年代,他曾回忆,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,他在瑞昌的家被日本人炸平,父亲只能带着全家人从九江往昆明逃难。逃难时他还不幸得了伤寒病,导致肠胃溃烂,“当时没有医院也没有药,我昏迷了,父亲背着我走,每天只给我喝一些水和米汤,把我从衡阳背到了桂林。昏迷了十几天后我终于醒来了,伤寒也慢慢恢复”。童年时期国家蒙难,人民蒙难,文明蒙难的亲身经历,让潘际銮先生深深地懂得,惟有努力学习,自立自强,才能报效祖国,让中华民族强盛起来。

我们看到,潘老在国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,利用自己的科技创新,践行着他的科技报国志。潘老曾讲过:“我这一辈子不图什么名利,我的奋斗目标就是为国家做贡献。只要国家需要,我就知难而进,敢于上马。”20世纪50年代,国家一穷二白,正在推进工业化建设,潘老为适应国家工业发展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,面对当时没有房屋和设备经费的情况,白手起家,从规划设计实验楼、订购实验设备做起,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批焊接专业。20世纪60年代,面临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和禁运,前苏联对我国中断援助,科研资料极其匮乏,科研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,潘老不畏困难,成功研制出重型轧钢机架的电渣焊技术、大型锤锻模堆焊技术、我国第一台真空电子束焊机,完成了2500吨水压机全套高压蓄能器的研究及生产任务、清华大学核反应堆焊接工程的研究及生产任务、我国第一个汽轮机大型拼焊转子工程,等等。支撑潘老不断做出这些敢为人先的科技创新的动力,正是源于他对科学事业的挚爱和对国家富强的期盼。

爱国是最宏大的强国之志。潘老作为我国焊接学科的创始人之一,他以渊博的学识毕生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,六十多载岁月里,他将个人的事业与国家需要紧密相连,焊接领域许多国之重器的背后都有他的付出与奉献。然而,面对他和团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,潘老总是说这些都是他该做的,总把荣誉让给团队成员。不计名利、甘当人梯、奖掖后学的背后正是他一生大公无私、科技报国的大爱写照。

签下自己的名字、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。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,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,总是要坚持走好自己每天的路,不能停留,不能虚度,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才华与时光无声无息地沉没。对,就是这样,坚持就体现在不能让每一天空闲,你抓住了这一天的某件事,就不管不顾地去完成它,其他的事暂且把它忘记,或者再作明天的安排。办法总比困难多,再复杂的事情,也是能够一点点理清它的头绪的,这样每天坚持着去做,昨天、今天、明天,你就积累了一些做完的事,那就是生命在时间中的凝结。由此这一段时间便打上了你的印记,并丰富了时间的价值与意义。

每天的坚持靠的是精神不倒。建立起适度超前的理想目标,让心中的火照亮脚下的路,贴近呢喃的泥土,踏在坚实的大地,更接地气更有底气地走好每一天,让每个日子都值得记忆。这是方法措施的体现,也是精神面貌的升华。空山寂静新雨后,老树阴浓残月升。在这样的

大先生

——行为世范的高尚品格

潘老不仅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科学家,还是一位有着浓厚桑梓情怀的教育家和德高望重的大先生。

1993年3月,江西省决定将原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。时任省长吴官正三顾清华园,诚邀潘际銮先生出任南昌大学首任校长,一时被传为佳话。1993年4月1日,潘老受邀来到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考察,他见到吴官正省长的第一句话便是:“我早已年过花甲,在清华也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,但我是江西人,家乡人民养育了我,省委、省政府领导信任我,希望我为家乡做点事。这既是我应尽的义务,更是我的光荣!放弃清华的研究工作确实有点可惜,但我要么不干,要么就踏踏实实干,而且要干好。”

1993年5月,带着对故乡的深情,肩负创建高水平大学的使命,66岁的潘际銮先生毅然回到故里,主持组建南昌大学,为学校的建设殚精竭虑。他和班子成员一道,根据世界科学技术、国际教育发展趋势,围绕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,敢于创新,大胆改革,提出了“面向21世纪,以改革总揽全局,立足江西,服务江西,紧密围绕江西经济社会发展,建设特色鲜明的南昌大学”的办学思路,同时又提出并实施了办好南昌大学的综合改革举措。首先是对两校合并后的学科专业、院系进行大幅度调整,构建办学的“四梁八柱”;其次是在本科教学中实行学分制,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,激发学生学习和学习动力;同时,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加大人才的引进和培养;充分发挥专家教授在南昌大学建设发展中的主导作用;制定学校中长期规划,推进“211工程”重点学科建设;注重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创新;大力发展校办企业;加强后勤队伍和后勤保障服务;抢抓机遇谋划前湖新校区建设,等等。这些举措定位清晰,思路超前,措施得力,激发了办学活力,提升了办学质量,极大地扭转了校风、教风和学风,得到了当时全校师生的支持和拥护。

潘老担任南昌大学校长的10年,是南昌大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0年,重构了学校的办学体系,结束了江西高等教育“无院士、无博士点、无重点高校”的“三无”历史,获批了国家级重点学科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大学科技园,成为学校融合发展阶段的里程碑。

潘老不仅通过办学治校培育人,还通过为学、为事、为人的示范教育人。2017年,潘老90高龄的时候,媒体问他现在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?他说:“年轻人要搞清楚学习的目的,要掌握知识,为国家多做贡献,少想名利。”我犹记得,潘老校长在际銮书院2018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对书院新生的深情寄语:“同学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,明确奋斗目标,要爱国、爱母、爱书院,学会感恩,淡泊名利,戒骄戒躁,知行合一,踏踏实实地为国家、人民做出重大贡献,努力成为社会精英、国际名流、杰出校友、国家栋梁。”追忆这30年,潘老为南昌大学的建立、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,他那“为学勤勉严谨,为事精益求精,为人低调谦和”的示范,塑造着南昌大学莘莘学子的品格、品行和品位,不愧为心怀国之大者的“大先生”。

斯人已逝,风范长存!我们将永远感恩和铭记潘老校长为南昌大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,永远缅怀潘老校长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!潘际銮老校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!

我所理解的梅江

□ 范剑鸣

每一条江河,都会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特殊的口音。每一条河流,在地球上打开各自的位置,在奔腾中形成各自的历史,在流逝中建构各自的语言。

有一条河流,在赣南的群山之间萌发,奔腾,交汇,成为赣江的源头。它叫梅江,又叫梅川,古称汉水,又称宁都江。像大地之上的众多江河一样,它的诞生,源于群山对天空的仰望。它的终结,源于飞鸟对群山的告别。它发源于宁都、宜黄两县交界的王陂嶂南麓,在于都贡江镇龙舌咀注入贡水。240千米长的流水,沿途汇纳了琳池、黄陂、会同、固厚、琴江、窑邦等六条支流。它以不息的奔腾哺育着宽阔的流域,诞生众多的村庄,沿途留下四座重要小镇和一座安宁之城。我熟悉梅江的口音,正如我熟悉梅江两岸的民歌,那些曲调悠远的山歌、田歌、伐木歌、船歌。

曲调悠远的山歌、田歌、伐木歌、船歌,但河流永不终结。八千里路云和月,六条支流就像大地上的六个兄弟,带着投名状找到了梅江作为领袖。我的故乡,就是梅江下游一个河边的村庄。我在50年前的一个秋天向梅江报到,为此它成为我此生打开世界的入口。它教给我最初的审美,我通过它懂得山川大地,春华秋实、日升月落,知晓世间善与恶的平均数。它是河神在群山之间点起一柱香,袅袅而行,在生命伊始就给我永不改变的口音。梅江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条河,就像梅江赋予我刻骨铭心的方言,梅江的奔腾自然是我熟悉的口音。

这么说,我当然有自己的理由。而这理由,在2021年岁末“红动宁都”的采风活动中我再次给予了确认。当时,我伫立在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前。两棵高大的桂花树绿叶扶苏,两层砖木结构,四周拱券式回廊,跟客家古民居形成有趣对照和巨大反差。这栋小楼始建于1916年,与《寻乌调查》发生地马蹄岗西式建筑一样,都见证了人类追逐光明的时刻。而正是这种光明,赋予了梅江更嘹亮、更清爽的口音。

那是90年前的岁末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在相邻的瑞金创建,而道路的选择在这栋小楼里正当风刀霜剑。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惊心动魄。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.7万余人,从北方来到梅江边的军阀,孤悬于红色革命的风暴之中,在这栋小楼里进行了一场尖锐的决裂,终于发动起义加入了红军。让我难忘的是这样一幕:起义前夕,一名地下党带着指示赶往瑞金汇报情况,因没有路条被赤卫队抓住,急中生智唱了一段《国际歌》,彼此终于相认和接头。我想象着那片夜色中骤然响起的歌声,它是梅江经过修改和寻觅的最新口音,让梅江边的人们嗷嗷雀跃,获得新生。

90年后的今天,我站在西式小楼前想起了美国作家赛珍珠。让我惊讶的是,这种军阀转变的历史逻辑,早在1930年代就被她敏锐地发现并书写,并由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赛珍珠似乎在中国看到了宁都起义这样的事件,洞悉了历史的走向,获得了创作的灵感,把自己对中国军阀的思考写成了《大地》三部曲,让那个叫王虎的军阀无法走出战争的泥潭,又让那个叫王孟的青年从旧党走向了新党。站在小楼前,聆听一场真实而成功的决裂,让我再次对赛珍珠充满敬意。是的,正是《国际歌》让梅江担负了新的使命,完成着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奔腾。毫无疑问,进入20世纪30年代,梅江找到了新的口音,更新了命运的诉说。而且,这是只有它能够完成的使命。

如果没有走进梅江两岸那些熟悉而陌生的村镇,没有在群山之中聆听到苏区岁月的回声,就无法明白宁都为什么叫“苏区摇篮”,无法知道梅江流域承载过血与火的考验,在红与白的对抗中释放智慧、锤炼信仰,从而拥有了更加成熟的口音。在小布、黄陂、小源,我走进一栋栋气宇非凡的家庙或宗祠,借助于墙上保存完好的标语,聆听90年前这片红土地上沸腾着的呐喊。这种口音,不同于以往客家人山中的方言,也不同于梅江边无数书院所传承的雅言。它来自精英又面向大众。它是一种吸纳和交融,就像六条形态各异的支流,最终融汇成壮观的梅江,呼应着时代的风云。

在小布镇,有一个叫“麻糍石下”的河湾,河滩上遍布着麻糍一样的石头。河滩边,我看到修复不久的苏区军民开敌誓师大会誓师台。誓师的声音,已经被周边的草木土石所吸附和留存。彼时,第一次反“围剿”即将打响。生死存亡之际,面对数量庞大的敌人,誓师大会不只是用音量来增加军民的信心。草台两边,简洁明了的战略思想制作成了一副生动工整的对联,注解着游击战、运动战的战术,就像两岸群山注解着梅江遮不住的蜿蜒和抵达。来自湖南的湘音,一副对联,一场报告,无数鼓舞人心的口号,为梅江的奔腾注入新的动力。不久,誓师大会变成庆祝大会,河滩的石头们再次听到豪迈的声音。

一次次红与白的冲突对抗,就像梅江一次次在群山之中奔突冲折。这就相当于说,苏维埃的种子曾经在梅江两岸落下,而且迎着寒潮艰难存续、生长、扎根。作为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,这里诞生了中共苏区中央局、中革军委、少共苏区中央局,驻扎了省委、省苏、省军区。在小源村一座简朴的民居里,我读到一篇新词的草稿:“唤起工农千百万,同心干,不周山下红旗乱。”古老的词牌安放大地山河的全新气象。

大河拐大弯。所谓摇篮,都是艰难的诞生。我的家族,曾经诞生于梅江边一场杂乱的宗族械斗。而中国新生的政权,也曾源于梅江边红与白对抗的烽烟。梅江的拐弯,不只是空间上的,还有时间上的。梅江的口音,曾经是客家的软语和急切,由于苏区的摇篮,加入了激昂和悲壮。百年江河,不舍昼夜,它既是赣江的源头也是家国的源头,它流向贡水赣江也流向长江大海,它既通向郁孤台、滕王阁也连通天安门。梅江总是在时代的拐弯中提高了自己的声调,校正了自己的嗓子。

在梅江边,我用一生理解这片土地上的典故。我自小听过的宁都道情,总是敲打着“渔鼓筒”一次次讲述着憧憬着穷人变富人的命运反转。但这里从来不是静地,抗元的火把,西方的宗教,日军的投降……梅江的嗓子里一次次含着着血光和迷惘。我曾经以为,仰光书院和翠微峰易堂,就是梅江的人文高标。但陈炯的《续富国策》,只是近代维新志士破灭的梦。而易堂的文化遗民和军事盘踞,都是失败的孤悬。只有《国际歌》的一曲壮歌,成就了梅江的奔腾,让梅江获得了新的口音。

生活悟语

让时间凝固生命的信息

□ 陈青峰

对于每一个人来说,时间是有生命的。那是因为每一寸光阴都释放了生命的信息,由此被时间所凝固,并获得了生命的价值。

那么,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的来临,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?尽管我们有许多理由,拒绝生命张扬的进程中所有到的难题,远离或者暂时放开都是一种考量,在纷繁的世事所形成的压力与苦难中,我们可以选择逃避。但是从逃避的那一天开始,就意味着放弃你生命中的拥有,你在忧心如焚中把时间错过,没有介入现场,更没有任何担当,什么也没有抓住,时间被空耗了,无法固化成具有生命质地的标记。没有生命体验的时间是一段空白,空白就是虚无。那是生命的虚无、意义的缺失。这样的状态怎能令人心安理得?又怎能体验到生命赋予我们五味杂陈的各种味道?一种沉浸在时间空洞中的哀伤,总是会令我们发出深沉的叹息。

我们应该让时间凝固生命的信息,在时光的流变中



第2233期

邮箱:cuilan1972@sina.com
电话:0791-86849202